



早上八点多,战友李文龙打电话给说,江苏宿迁的战友老徐的爱人给他发微信:“你战友走了”。我不信,早晨六点多,我在朋友圈发了雨水节气的古诗词,他还点赞了。文龙说,是呀!我也看见了。我说,我打电话问问宿迁的战友。

挂断了文龙的电话,打给宿迁的战友方士龙,他也不信,“胡说,昨天晚上我们还聊天了。”我又打给李文龙,让他再仔细地看看微信,别看错了。

没多大一会儿,文龙截屏给我,一看确实是

小时候没有冰箱和空调,夏天解暑就是吃母亲做的凉粉和绿豆汤,或用清凉井水泡过的西瓜。那时候我最喜欢吃的老冰棍,但在工人家庭,一般孩子也多,三五分钱一根的老冰棍,也是难得吃到的奢侈品。

一次父亲让我上街去买啤酒,散装的,长臂竹杯舀得满满的,两毛钱,几杯能把我从家里抱来的大瓷缸装满,剩余的零钱正好够我买两根冰棍儿。那时候天气特别热,我家房前路边正盖新楼,搭着脚手架,四周堆着待砌的砖。

我一手环抱盛满啤酒的大瓷缸,一手紧紧攥着冰棍棒,头顶似火骄阳却满心欢喜,急着回家跟弟弟妹妹分享老冰棍的美好味道。眼看快到家门口了,冰棍突然化了掉在地上。我懊恼不

## 十

张书记联系了微公益协会的孙会长。孙会长听完张书记对瓜秧的病情介绍,又联系了一位叫孙庆才的专家。两人约定,第二天就来村里找宋瓜秧了解他的病情,然后再确定怎么给宋瓜秧治病。张书记对宋爷爷说:等好心人来了,您有什么想法就给他们提出来。张书记摸着瓜秧的头,对宋爷爷说:我听村里人说过,瓜秧的病很麻烦,我也是正想其他办法给瓜秧治病呢。

宋爷爷感动得两眼冒泪,对张书记说:好心人,我没办法感谢你,我给你磕个头吧。宋爷爷说着,弯下膝盖就要跪下去。

张书记赶忙拉住他:您可不能这样,您的心情我理解,可是不能随便给别人下跪的。

小芬插话说:老师说过,男人膝下有黄金。张书记冲小芬笑:老师说得对。宋爷爷擦着泪说:瓜秧就是我的命,如果瓜秧有个好歹,我活着也没意思了。

张书记说:孩子就是咱们国家的未来。小芬牵着瓜秧的手说:瓜秧,你要学会坚强啊。

瓜秧捂着脖子上的肉包,很认真地对小芬点头。

小芬说:你要去省城了,治好病以后,别忘了把省城的样子画出来,等回来给我看看。

瓜秧点点头说:等我病好了,我一定把省城的样子画出来给你看。

小芬和瓜秧笑起来,两个人弯曲手指,拉钩约定。

第二天下午,小芬放学回家,奶奶就对小芬说:瓜秧和宋爷爷被城里的好心人接走了。小芬问:瓜秧是去省城治病了吗?奶奶说:可不,上午来了一大帮子人呢,有微公益协会的好心人,还有穿白大褂的大夫,他们商量了老大会儿,后来就让瓜秧和他爷爷一块坐车走了。小芬说:瓜秧没说些什么吗?奶奶说:没啊,瓜秧能说什么呢。

小芬没再吱声,吃饭的时候,小芬忽然想起来,瓜秧别忘了带着笔和纸啊,不然他怎么画出省城的样子来呢。

小芬想,这么多好心人帮助瓜秧治病,这次他的病肯定能治好。

自从瓜秧去了省城以后,小芬天天盼着瓜秧回来。

一个月过去了,瓜秧没回来。小芬去瓜秧家门口看过,瓜秧家的大门紧闭着。

两个月过去了,瓜秧还没回来。小芬再去瓜秧家门口的时候,瓜秧家的大门还是紧闭着。小芬偏头从门缝里看,瓜秧家的院子里,已经长满了野草。

下过几场雨,树叶黄了,又刮了几次凉风,树叶落了。村里还是没有瓜秧的消息。小芬放学后,踩着满地的树叶去瓜秧家,快要走到瓜秧家门口的时候,她听到几个婶子大娘围在一起唉声叹气。小芬从她们身边经过时,听见她们说出了瓜秧的名字。

小芬停下脚步,仰脸看着那几个婶子和大娘们。

小芬问:你们是在说瓜秧吗?

那几个婶子和大娘没吱声。

小芬问:你们有瓜秧的消息吗?

那几个婶子和大娘绷着嘴巴不吱声。小芬迟疑着从她们身边走过去,她刚走了几步,听到身后有人说:小芬,别去瓜秧家了。

小芬扭过头,其中一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婶子说:小芬,瓜秧没了。

小芬问:婶,没了是怎么了?

婶子说:没了就是死了,瓜秧死了。

小芬愣住了老大会儿,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小芬哭着说:瓜秧怎么会死呢?他和我说过,他要把省城的样子画给我看呢。小芬说着,又哭了。

瓜秧去了省城医院以后,医生给瓜秧做了切除手术,让瓜秧在医院里休养观察。那几个月里,瓜秧脖子上的刀疤都愈合了,医生以为瓜秧能够痊愈呢,可是瓜秧突然就又发烧了。发烧让瓜秧昏迷过去,医生用尽了所有的治疗手段,但瓜秧还是在昏迷,之后就没再醒过来。

小芬哭着跑回家,刚进家门,就对屋里喊:奶

## 身边的感动

# 诀别的“赞”

许双福

老徐的爱人。半个多小时后,方士龙打电话说,是真的,老徐7点开车上班时,突发心梗,没抢救过来。

一个生命,定格在了2022年2月19日7点。1979年12月,我参军了,列车到了银川站我被点名下车。我们西安的十几位战友,跟着排长来到车站广场。在这里等待的,还有来自江苏宿迁的十几位新兵。排长让我们上了一辆苏联嘎斯69卡车,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到了宁夏军区农场。

我们部队驻扎在内蒙古,因没有战备任务,借调宁夏军区农场从事农业生产。三个月的新

兵训练结束,我分配到了一排二班,老徐到了二排四班,他年长我1岁刚好18岁。

初来乍到的新兵,想家是必然的。闲暇时,我们就在地头聊聊家里的事。他家在宿迁的农村,姊妹四人,两个哥哥,一个姐姐,他是家里最小的。

老徐是我心目中的才子。1980年12月,我们完成农场生产任务,返回到军营,每天进行军事操练。休息时间,听他讲故事,苏北的口音很有意思,把水倒了说成“豁”了。起初还以为是“喝”了,闹出不少笑话。

## 亲情

# 融化了童年的老冰棍

蔡随芳

已,看着掉在红砖上的一块冰棍还算干净,就放下抱着的大瓷缸子,把那块还在融化的冰棍儿捏起来,细细品尝。那清爽的滋味沁人心脾,过了好半天唇齿依然留香。

对冰棍的渴望,充盈着我的童年。

有一天,父亲上班前给了5分钱,嘱咐我在他下班之前,买一盒火柴回来。我怕自己忘掉,父亲一走,马上去不远的国营商店,买了一盒老

式的火柴,花去了2分钱,剩余3分钱只够买一根最便宜的老冰棍。骄阳炙烤着大地,知了整天聒噪不停。我的姐妹们在堂屋的凉席上睡午觉,享受穿堂风的清凉。妹妹看见我手里的冰棍,瞬间两眼发亮,像鲤鱼打挺一样跳起来,“我要吃冰棍!我要吃冰棍!”

可是,一根冰棍,怎么分呢?我们不约而同瞅了瞅睡在凉席另一头的姐姐,她似乎睡着了,发

## 连载

# 亲爱的小孩

柏祥伟

奶,瓜秧没了。

小芬喊了好几声,奶奶没应声。小芬在屋里转了一圈,又在院子里喊了几声奶奶,转头朝大门外跑。她跑到大街上,逢人就问:您见我奶奶了吗?

有人说没见,有人说,好像在村南河边的大桥上看见奶奶了。



小芬听着,拔腿就朝村南河大桥的方向跑,她跑得气喘吁吁,她看到很多人也跟她身后跑,在咚咚的脚步声里,小芬听到了有人喊:快去看看吧,老宋抱着瓜秧的骨灰盒回来了。

那一刻,小芬才明白,奶奶是在大桥边等瓜秧回家呢。

小芬这么想着,忽然觉得双腿一软,再也没有奔跑的力气了。她慢慢蹲下身子,低头哭着说:瓜秧,你说话不算数啊,咱们不是说好了吗,你要画下城市的样子给我看看呢。

## 十一

瓜秧埋在了村南的一片丘陵上。那片丘陵地里,埋着瓜秧家死去的祖辈。

瓜秧的坟头很小,小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。宋爷爷在瓜秧的坟头旁边栽了一棵杨树苗,他说,等这棵杨树苗长大了,瓜秧也就长大了。

宋爷爷记得瓜秧说过,他长大了要去当兵。宋爷爷念叨着瓜秧这句话,他抚摸着那棵杨树苗,眼里全是期待的神情。他的嘴巴哆嗦了一会儿,谁也想不到,宋爷爷忽然哼唱起来:

小白杨,小白杨  
它长我也长  
同我一起守边防  
当初离家家乡,告别杨树庄  
妈妈送树苗,告我轻轻讲  
带着它,亲人嘱托记心间  
栽下它,就当故乡在身旁  
来来来来来来……

宋爷爷唱着唱着,就哭得更厉害了。宋爷爷一哭,有人跟着低声哭,有人绷着嘴不吱声。微公益协会的孙会长攥着宋爷爷的手,

眼泪啪啪往下掉。

孙会长说:对不起,我们没能救活瓜秧,真是对不起。

宋爷爷说:好心人,您可别这么说。你们已经尽力了。我感谢你们。你们对瓜秧的好,瓜秧记着呢。

孙会长说:医生说,瓜秧这个病,是绝症。

驻村的张书记说:瓜秧这孩子,没白来世上走一遭。他受过罪,也得到了这么多好心人的照顾,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和关爱,这孩子,活了九岁,也没白活。

宋爷爷低头擦了擦眼泪,犹豫着对孙会长说:好心人,我有个请求,不知道当提不当提?

孙会长说:大爷,您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们说。

宋爷爷看了看张书记:张书记,孙会长,我七十多岁了,没想到社会上还真有这么好心人,我感动啊,我想报答你们。

张书记说:宋大爷,一人有难,大伙帮助,应该的,您可别这么客气。

宋爷爷嚷嚷着说:我一直听说,人死了可以捐献遗体来回报社会,我想等我死了之后,把我这老骨头捐献给社会,也算我对社会做一份回报吧。

宋爷爷这么一说,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,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沉默了片刻,张书记说:大爷,您这个想法很好,可您现在身体还这么健康,等以后再再说这事吧。

孙会长也说:大爷,很感动您有这么个想法,真的,我很感动,以后再再说这事吧。

宋爷爷的脸色涨红着,声音也跟着高起来:孙会长,您回城里以后,一定记得给我报上名,等我死了就把遗体捐献给社会。

宋爷爷这么一说,躲在一边的小芬更是止不住地掉泪。

小芬哭着说:瓜秧说话不算数,他答应我要把城里的样子画给我看呢。

孙会长蹲下身子,攥着小芬的手,很认真地对小芬说:小芬,我答应你,一定会带你去城里看看。

小芬点点头,她想对孙会长说声谢谢,可是这两个字在她嘴里翻滚着,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小芬嚷嚷了一会儿,才鼓起勇气对孙会长说:叔叔,我奶奶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,您一会儿从我家拿着吧。

孙会长愣了愣说:我差点忘了,上次你奶奶送给我们的那个用高粱秸秆编的饭筐,我们已经在微信群里拍卖了一百块钱,好几位爱心人士争着要买呢。孙会长说着,起身从衣兜里摸出钱夹,掏出一百块钱递给小芬:你把这钱给你奶奶吧,让她留着买菜吃。

小芬倒退几步,双手背在身后,摇头说不要。

孙会长说:这是你奶奶的劳动所得,应该拿着的。对了,你奶奶有空的话,可以多编一些饭筐,很多人想要呢。

孙会长说着,把钱塞到小芬手里。小芬攥着那一百块钱,觉得沉甸甸的。她想,宋爷爷说得对,原来社会上有这么多好心人啊!小芬这么想着,忽然又想掉泪了。

一阵秋风吹过来,小芬打了个哆嗦,天真的开始冷了。

## 十二

刮了几场大风,天果然就冷了。冬天里的村子,显得瘦了很多。到底是哪里瘦了呢?小芬也说不清。在小芬眼里,树上的叶子落光了,村南的小河变小了,天空也变得像纸一样薄。那些蝴蝶啊,蚯蚓啊,蚂蚁啊,会唱歌的蝈蝈啊,全都不

老徐时不时地向《人民军队》《解放军报》投稿,没事了写写诗歌,经常发表一些豆腐块,这是不得了的本事。退伍后的很多年,我们没有了联系。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,本地的战友吕军来电话说,老徐来了,我高兴万分,急忙赶过去。

见了面,相互端详着,老徐没什么变化,还是跟部队时一个样子,一颗门牙少了一半,爽朗的大笑。他告诉我,退伍回去,他和其他两位宿迁的战友考到了乡政府,他从事秘书工作,后来把工作辞了,下海经商。

前年的暑假,老徐带着妻儿来旅游时对我说,2022年的四五月份,宿迁的几位战友退休了,咱们自驾再回老连队看看。我说,咱们一言为定。

人生无常。他那么好的身体,就这样的不辞而别。第二天晚上,李文龙打电话过来,说是心里难受,想在一块聊聊。看着文龙两眼噙着泪水,我说,我是6点14分发的朋友圈,他是7点走的,就这么个四十多分钟,却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也许,这是老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“赞”,令人心痛。 ■粤梅 摄影

出隐约的鼾声,我跟妹妹就决定分享这根冰棍儿。一根冰棍儿口就能咬完,我们怎么舍得这么快把它吃掉呢?我跟妹妹并排躺在凉席上,把冰棍举得高高,撕掉包装纸,一阵凉爽的清香扑鼻而来。四只眼睛紧紧盯着,等冰棍融化的时候,你一滴,我一滴,仿佛承接上天赐予的甘露。那浓浓的甜味渗进五脏六腑,在胸怀间萦绕,经久不散。

岁月的日历一页一页翻过,这些年我们吃过各种各样的雪糕和冰淇淋,却再也吃不出当年老冰棍的那种美妙滋味。

不是冰棍的味道变了,是时代变了,人也变了。回不去的冰棍滋味,就像回不去的童年,只能在记忆里甜蜜、芬芳。

见了。风刮过小芬耳朵的时候,吱吱呜呜的,好像咬着牙似的,让小芬觉得生疼。

奶奶说:要下雪了。

奶奶说这话的时候,摸了摸小芬床上的被子。小芬的被子是三年前缝套的,现在已经变得像一张浸湿的纸,摸着潮湿生硬。

奶奶擦着老花镜说:等晴天了,我要给你套一床新被子。

小芬说:奶奶,我要给你学套被子。

奶奶说:我花眼了,你只要帮我把线从针眼里穿过去就行。你好好读书,套被子的事奶奶来做。

奶奶正和小芬这么说着,听到门外有人喊:小芬在家吗?

小芬和奶奶探身朝大门外张望。大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,几个穿着草绿色马甲的人正从车里掏着什么。小芬看清了,那几个人穿着的马甲上写着:微公益协会。他们手里抱着的是厚厚的棉被。

小芬说:奶奶,城里的那些好心人又来了。

小芬这么一说,奶奶脸上的皱纹便绽开了。奶奶说,小芬,咱们出去迎客人啊。

小芬和奶奶刚走到院子里,上次来的那个闫阿姨就抱着被子进来了。

他们身后跟着驻村的张书记。小芬想喊一声闫阿姨,她刚张开嘴却又躲到了奶奶背后。闫阿姨笑着追到奶奶背后,对小芬说:小芬,给你和奶奶套的新棉被,你看这个颜色喜欢不?

闫阿姨抱着的棉被是素白色的,隐约能看到线条勾勒出荷花的图案,散发着一股好闻的味道。小芬伸手摸了摸,又把手缩了回去。

闫阿姨把被子塞到小芬怀里,小芬瞬间觉得被满满的幸福给塞满了。

小芬笑着大声说:阿姨,谢谢您。

奶奶跟着说:好心人,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缺棉被呢?

张书记说:这是微公益协会发起的暖冬行动,让每个贫困家庭都有新棉被过冬。

闫阿姨摸着小芬的头说:小芬,还有一个好消息,你不是一直想去城里看看吗?这次你的愿望要实现了。

小芬尖叫了一声,要不是抱着棉被,她高兴得就要跳起来了。

阿姨,您要带我去县城看看吗?

闫阿姨说:不但要去县城,还要带你去北京看看。咱们微公益协会计划在寒假里做一次冬令营活动,带着孩子们去北京。

北京?北京啊!小芬瞪大了眼,她盯着闫阿姨,“北京”这两个字是多么熟悉啊,小芬从课本上读过,天安门、长城、故宫……这些熟悉又陌生的字眼,一下从她脑海里蹦出来了,在她眼前像彩色的蝴蝶飞舞。

小芬说:阿姨,太好了。

闫阿姨说:小芬,放心吧,我一定带你去参加。小芬的脸庞激动得通红,她瞬间觉得浑身热乎乎的,好像刚吃完奶奶擀的面条一样舒坦。

闫阿姨摸着被子的一角说:这床被子是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,你瞧,我在被子上绣了你的名字呢。

小芬低头仔细看,果然在被子的角,用红色丝线绣着她的名字。小芬低声念出了小芬这两个字的时候,眼里瞬间觉得热乎乎的,她想,如果这两个字是妈妈绣的该有多好啊。

小芬记得,妈妈的手也很巧呢,有一年冬天,妈妈给在外地打工的爸爸缝制了一件棉袄。妈妈在夹袄的胸口上绣了两个挨着的心形,也是用红色丝线绣成的,两个红心交叉重叠着,就像两颗熟透的樱桃。

小芬问妈妈,绣这两颗心做什么呢?

妈妈低头咬断了针头上的红丝线,羞红着脸对小芬说:两颗红心代表着爱。

小芬追问妈妈,爱是什么样子的呢?

妈妈说: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

小芬想起妈妈说过的话,她脸红张望着这些好心人,摸着怀里的被子,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明白了。她想,妈妈说的爱,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,但是却能感受到的,就是这种热乎乎的感觉吧。

(四)未完待续

本文转载于《人民文学》2022年第6期“新时代纪事”栏目,责编:胡晓芳

## 小暑专栏

民间有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”之谚语。仲夏之际,暑日暑伏天。“暑”者,暑上日,暑下日,蒸烤着大地。“暑”者,日下“者”乃指太阳下的万事万物。

小暑与大暑不同,它的暑有两个特殊标志:入伏和出梅。大约在每年的公历7月15日左右入伏,7月18日左右出梅。常规看来,小暑之后五天左右开始进入三伏天了。

三伏又称伏天,伏日,是初伏、中伏、末伏的统称。小暑节气处在初伏时段,还不算大热,此时正值出梅期。《四时纂要》云:“梅熟而雨曰梅雨”。又“立夏后逢庚日入梅,芒种后逢壬日入梅”。如诗言:“三旬已断黄梅雨,万里初来舶越风。几处紫回度山曲,一时清驶满江东。惊风飒飒秋先叶,晚睡昏昏睡未醒。欲作兰台快哉赋,却嫌分别问雌雄”。由此也说明,我国梅雨在春夏之交的农历四五月,由南而北渐渐推进,江浙一带梅雨是在农历五月结束。也就是小暑至,梅雨节气的时令期就到结束的时候了。

出梅,意味着连续强降雨时期的结束,但不代表不再下雨了。出梅后的降雨,一般是夏季局部雷阵雨和台风带来的雨水,也就是由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梅雨,转化为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的雷阵雨时令了。

大暑和小暑,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节气。从小暑走到大暑,已进入暑热至极的时段。

## 美食天下

# 小暑鳝鱼赛人参

钟穗

鳝鱼的别名很多,又称黄鳝、长鱼、淮鱼、土龙、田鳢等。每年小暑前后,经过冬天的养精蓄锐,春天的活力激发,加上初夏的丰富食源,到了鳝鱼最是肥美的时候,且有一种特殊香味,是最佳的食用期,民间有“小暑鳝鱼赛人参”的谚语。

我小的时候,鳝鱼在水乡的稻田泥塘中极为常见。剖完鳃,翻好地,也放了水的时节,一过晚饭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带上小竹篓和自制的竹夹子,到水田里捕鳝鱼。那时候,鳝鱼真叫一个多,或大或小,有粗有细,小的直接徒手抓,大的用竹夹子夹,无需多久,满载而归。

鳝鱼类似于甲鱼,有丰腴之美。口感因烹法不同而各异,生炒柔而挺,红烧润而腴,熟焖软而嫩,油炸脆而酥,别的鱼难以做到。

在吾乡,鳝鱼做菜,无非两大类。一类是将粗壮的黄鳝活杀,整鳝切段,称“鳝筒”,另一种是鳝丝。吃鳝丝不像吃鳝筒,从洗涤、斩杀、切段,直到烹饪,一条龙下来,可以不假人手。鳝丝必须得靠市场里专人划制,否则会弄得自己手忙脚乱。

鳝丝在民家,主要是炒炒爆爆,图个清爽。到了菜馆,最受宠的就属那款“响油鳝丝”。所谓“响油”,是指菜肴上桌后,店员必要浇上一勺滚油,随着“嗤啦啦”一阵爆响和忽地腾起的油气,鳝筒上铺着的葱姜蒜泥等芳香的作料,与沸油对抗着,激发出一种非常独特,甚至可说是复杂的美味。筷子一捣开吃,烫、滑、嫩、鲜,极为下饭。

鳝鱼全身是宝,除去鳝肉,鳝骨也是个好东西。过去的江南餐馆、面馆,吊汤都需用到鳝骨一味。将宰杀鳝鱼剔出来的鱼骨,洗净沥干后,在热油内炸透成金黄色,再加入姜葱、热水,熬出那一锅汤,颜色乳白,其鲜无比。那种纯净自然的味道,真的可以令人怀想不止。



■李昊天 摄影